

梵歌引 世间月

青泥
著

不得摆脱的宿命与轮回，
千百年等待，只为那一刻散落掌心的温柔

Fanggeyin Shijian Yue

至高无上的自在天，你心无情
却如永世新月穿透黑夜尽头，
以月之名，我遵从人们的意愿
若你请求我爱你，那么，如你



湖南文艺出版社

CBS

梵歌引 世间月



青泥
◎著

Fanggeyin
Shijian Yue

湖南文艺出版社

CI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梵歌引·世间月 / 青泥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04-5334-3

I. ①梵…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4623 号

梵歌引·世间月

青泥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邓映如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湘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50,000

ISBN 978-7-5404-5334-3

定价: 2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001-010	Hiranyagarbha	入胎藏篇
011-039	Sanjeevini	禁咒篇
040-086	Naksatra	月宿篇
087-122	Meghagarjana	雷云篇
123-171	Avatar	降临篇
172-222	Ushas	霞光篇
223-260	Chandragrahan	月蚀篇
261-301	Vritra	魔龙篇
302-304		尾声
305-306		世界观

颂歌献与鲁奈罗，自生的神啊，他的弓坚韧强大，箭如飞燕。

无人可以战胜的智者，装备着锋锐兵器的征服者啊，愿他听到我们的呼唤。

他高高在上，统御一切，聆听着地上、天上的一切存在。

鲁奈罗啊，请欣然到来我们的门前吧，这里愉快地欢迎你，在我们的家中治疗一切疾病吧。

愿你辉煌的弓箭从天而降，飞掠过大地，不要伤害我们。

你，慷慨的神祇啊，制造百药，不要让邪恶沾染我们的孩子和后裔。

不要屠戮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啊，鲁奈罗，别让满怀你愤怒的套索捕捉我们。

在生灵之中，请赋予我们粮草和声名。大神啊！请满怀慈悲，一直庇佑我们！

——《梨俱吠陀》^① 卷七 诗四十六

Hiranyagarbha 入胎藏篇

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前，他首先意识到的是包裹着自己的那团混沌。

他没有形体。他不知道何谓看，何谓知觉，他只明白那团混沌无始无终，没有方向，没有光明或黑暗，也无所谓时间或空间。

就和他自己一样。

他非常古老。在他意识到自己存在之前，他就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

那么，是什么唤醒了他呢？是什么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呢？

是祈祷。

不知何时起，他开始听到延续不断的祈祷，来自四面八方，来自过去和未来，无数细小声音，说出来的、没有说出来的祈祷。

——请不要伤害我们。

——请保护我们。

——请不要发怒。

——请带给我们力量和幸福。

那些祈祷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直到有一天，他终于猛然意识到这些祈祷的对象是自己。由于这个发现，他才开始思索“自己”是什么。

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聆听着，思考着。岁月开始流动了。祈祷携带着人们的愿望和情感，一开始令他迷惑不解的词语和思绪慢慢地具有了意义。从那些交织的祈祷中，他开始明白自己具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令生物和非生物感到恐惧。

^①《梨俱吠陀》：印度最重要的圣典，主要内容是献给诸神的颂歌。

人们产生各式各样尖锐而鲜明的感觉时，他就存在。痛苦、愤怒、惊愕、极度的欢喜和悲哀，他就是生命中所有尖锐而鲜明的感觉。

可他依旧没有名字，没有形体。

他尝试着用不同的方法和世界万物交流。当他用遍及一切的神思注视大地时，他理解了很多事情，可是也有更多的奥秘让他迷惑不解。

因为他没有形体。不具有形体，也就无法理解被束缚在形体之内的事物。

这叫他觉得有点悲哀，虽然他其实不懂何为悲哀。

就这样，又过去了很久很久。

直到有一天，有些微不同的声音闯入了他的思维。

没有月亮，密林在夜色中凝成模糊昏暗的一片，只能从藤蔓和树枝的间隙看到一点点星空。小女孩在林子里走得气喘吁吁，已经迷路了。

她已经走了大半夜，打了好几个圈，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来时做的标记。夜枭在远处啼鸣，她背后的汗毛都根根直立了起来。

她累坏了，靠在一棵罗望子树上，有点气急败坏。

最聪明的办法当然就是在原地等待，等到天亮，大人一定会来寻找自己。但父亲发现她半夜偷偷溜出来玩耍，一定会大发雷霆，姐姐也会无情地嘲笑她。

她没有留意到周围树叶的间隙中野兽眼睛的绿色光芒正在慢慢增加。食肉兽柔软的脚步踩在地面的脚步声轻轻响起，夜枭发出尖笑一般的叫声。

她在森林里穿行时，到处都留下了那种年幼生物特有的幼嫩新鲜的味道，这深深地吸引了森林里的掠食兽和食尸鬼^①。它们一直躲藏在阴影里，窥探她，跟踪她。她姐姐在她手背上画有吉祥纹，这是她们家族独有的神秘技艺，令野兽和恶鬼难以接近，但掠食者们并没有放弃，只是悄无声息地跟在她身后，耐心地等待着。

那片吉祥纹已经由于不经意的摩擦和汗水渐渐变得模糊，魔力也随着消退。在她靠着罗望子树的时候，包裹着她的金色光芒正在渐渐变暗、消失。

当吉祥纹的魔力消失时，她就会被撕成碎片。

“你迷路了吗？”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女孩猛地跳了起来，她瞪着眼睛，惊惶不安地看着周围。

“谁在那里？”她说，“出来！”

森林的阴影一动不动。女孩打了一个寒颤。周围的空气变得沉重又安静。躲在树叶和藤蔓后的绿色眼睛、食肉兽的声音和食尸鬼粗重的呼吸一下子全都消失无踪。风也静止了，像被什么庞大无边的东西阻隔住了。

“你是谁？”她战战兢兢地问。她听不出来声音到底是从哪个方向出现的。

^①食尸鬼：一种恶鬼，以吃食尸体为生，在火葬场和荒郊野外活动。

“你差点就被这森林吃掉了。”那声音又说。

女孩睁大了眼睛。“什么？”

“这座森林想要吃掉你。它太老了，想要新鲜的血食。”

她吓了一跳。“你……你怎么知道？你是罗刹吗？”

“不是。”

“那么是药叉^①？”

“也不是。”

“那你是什么？”

那个声音又停顿了一会。再开口的时候，它似乎有些尴尬。“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说，她渐渐不再那么害怕了，开始朝包围着她的树木和灌木丛后张望。“快出来，我看看你是什么模样。”

“……不行，我没有形体。”

小女孩愣了一下。

“……没形体？你到底是什么啊？”她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名字。”

“你是善还是恶？正法^②还是非正法？”

“我不明白这些词语的意思。”那个声音老实地说。

女孩又呆了一下。“好吧。谢谢你告诉我这座森林的事情。”

“这森林很害怕我。如果它让我生气，我就会降下暴雨，冲垮它下面的泥土，让它无法立足，或者我可以降下雷电，干脆一把火烧掉它。”那声音有点答非所问。

“听起来，你好像很厉害。”女孩越来越好奇了。“可是，如果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你没有名字呢？万物都有其名，因而有其形。你的父母为什么不给你取一个？”

那声音这次沉默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以至于女孩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

“我没有父母。”他最后说，“因此也没有人给我起名字。”

女孩怔住了。她的思想中突然浮现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的形象，一个在林间和荒野上彷徨着的年轻的、孤零零的形象。她叹了口气。

“我也没有母亲。”她说，“这样吧……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吧，就当做是你救了我的报答。”

“……真的？”

“真的。”小女孩认真地说，“我的名字是萨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意思就是真实。我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任何事物只要经由我的口中说出，就会变成真实，无一例外。如果我给了你名字，那名字就会成为真实，你也会具备形体，

①药叉：水泽和丰产的精灵、半神。能隐身，在空中飞行。

②正法：音译为“达磨”，意为法律、美德、义务，即社会职责。

变成真实的。”

“我是真实的。”那声音反对说。

“可是你没有形体呀。我父亲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名字和形体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也就不能算是真实的。”女孩说，“我父亲说，萨蒂这个名字意味着我是摩诃摩耶，我是宇宙之母。摩诃摩耶是万物的自性，如果没有我，力量就会沉睡，时间也不会运动。他让我不要随便滥用我的力量。不过你是例外，因为你救了我的命。好啦，关于我的事情就说到这里。让我想想。嗯……”

她皱起了眉头。她年纪还小，想出个好名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叫你商卡拉，怎么样？”

“唔……不怎么好听。”

“大天如何？”

“有点怪怪的。”

“你真挑剔。”女孩不满地说。她又接着想了好几个名字，对方都不太喜欢。最后她终于有点发火了。

“要不然，”她说，“你就叫做鲁奈罗好了。”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咆哮者，吼叫者，就像风暴和闪电那样，”女孩解释说，“还有荒野和可怕的意思。很像你吧！”

那声音静默了片刻，“我很喜欢。”他轻声说。

女孩笑了起来。“那么，就这么决定啰。”她顿了顿，再开口时，已经变换了一种腔调，声音变得尖而高亢，像是一个年长得多的女子正在通过她稚嫩的喉咙在说话。

“我是……”她说，“仙人达刹之女萨蒂。我是真实之女，摩诃摩耶，宇宙之母。凡是从我口中说出的话，都会变为真实……”

整个宇宙都在那个瞬间颤抖了一下。森林的阴影扭曲起来了，混沌的黑暗凝聚在一起，就好像是整个空间在向某一点集中，然后骤然膨胀起来。光和声音都凝聚在一起。它们等待着。

“……你的名字是鲁奈罗——”

被收紧的整个世界砰的一下放松开来，就像焰火猛然绽放。风从背后向前嗖嗖地吹。小女孩忍不住闭了一下眼睛。

当她睁开眼睛时，风停了，她看到了他。

他和她想得一模一样，很年轻。他赤脚站在阴影里，身上裹着野兽的皮毛，背着一把几乎和他本人一样高的黑色大弓，深色的发辫从他肩头垂下来。他的肤色白得几乎有些不正常，就像涂了一层白垩。他的形体边缘还有些模糊，像一副轮廓迥开了的画。

“鲁奈罗。”他慢慢地说，声音从一个有形的喉咙里发出来，似乎变得更加年轻，也更加富有情感色彩了。他惊讶地注视着自己的躯体，然后他抬起胳膊，检视着自己

的手掌，看着手指分合，一脸的迷惑不解。

小女孩笑了。“真不错！”她说。

男孩抬起头瞪着她看。他的眼睛颜色有点怪怪的，既像是完全透明，又像是同时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色彩。这让她有点害怕。她抬头看了一眼他们头顶露出的夜空，心想他的眼睛要是像那样就好了。于是她低头时他眼眸颜色的异常果然消失了，变成和黎明前的天空一样，接近黑色的深蓝。

“鲁奈罗。”男孩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这就是你的名字，以后可要记好了。”女孩说着，摆出了些母亲似的威严。

男孩点了点头，笑起来。他这么一笑，女孩才觉得他的嘴唇长得非常好看，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微笑。

他们彼此望着，都觉得很开心，可此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声鸡鸣。

“啊？”女孩竖起了耳朵。“已经要天亮了？”她有点纳闷，觉得时间好像流逝得过快了。

她不知道，因为她使用能力令鲁奈罗得到了名字和形体，她自己那个世界的时间已经被抽走了一部分作为补偿。

男孩子歪了歪头。“你是想要回去吧？”他说，“回到那个有马车和帐篷的地方。我让我的伙伴送你吧。”

“你的伙伴？”女孩朝四周张望，“像你这样的还有其他人吗？”

“不是，像我这样的就只有自己一个。”鲁奈罗说，“但我有一些伙伴，它们听从我的调遣。”他的影子原本和森林混合在一起，但现在突然生根发芽、跳起舞来。无数实体开始从他影子里向外冒，一个接着一个。

女孩吓得差点叫出来。她吃惊地看着：那些影子化成的实体像鸟，狮子，鹿，狼，野猪和狐狸，但又和真的动物不太一样，体型更庞大、怪异，有的鸟长着两对翅膀，而有的狮子头上有雄牛的角。就和鲁奈罗一样，它们的边缘也是模糊不清的，好像还没有完全定型。

“别害怕！它们听我的话，不会伤害你的。它们会送你出森林。”鲁奈罗说。

女孩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想起了什么。“你将来会一直在这个森林里吗？”

鲁奈罗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女孩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看着他的弓箭，“你看起来像个猎人。那你就做个猎人吧。”她说，“你可以带着你的伙伴去狩猎。在森林里，在荒野里，尽情地自由来去，不受束缚。”

“猎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当然啰。”她有点没底气，其实她一点儿也不知道真正的猎人会怎样生活。

可是鲁奈罗好像很喜欢这个主意，“那好吧。我就做个猎人。在森林和荒野里……”

“自由来去，不受束缚。”女孩有点伤感地说，“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吧。”

“再见，萨蒂。”鲁奈罗说，他又笑了一下，女孩还是觉得他笑起来非常好看。“谢谢你给我名字。”

萨蒂在森林中走着，影子们护送着她，为她指引道路。有时候她觉得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们本身甚至也有影子。有时候它们又不那么真实了，只是在地面上、树上、岩石上起伏的阴影。

它们带着她走到了河流环绕的森林边缘。碎石密布的河滩上有一圈马车和帐篷，中间燃烧着篝火，那明亮温暖的光芒让萨蒂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谢谢你们。”她转头对护送她出来的影子们说。它们在森林边缘跃动了片刻，像墨消融在水中一样，消融进了夜色中。

萨蒂眨了眨眼睛，转身朝篝火的方向走去。

她身后，百万年的古老森林沉默着；主宰世界万物命运的金星正从天际升起。

现在，只剩下鲁奈罗一个人站在森林里。

他低下头，从脚下抓了一把泥土。昆虫急急忙忙地从他手边逃开了。他捻着那些湿润的泥土，然后松开手，泥土变成一把颜色璀璨的宝石，叮叮当当地落在他脚下。他又去摸了摸身边的树。他一摸那树就僵死了，变得和铁石一样坚硬黝黑，就像已经在地层下死了成千上万年，变成了冰冷的化石。他专心致志地感受着树皮带给他的粗糙触感。在他的触摸下，石头似的表皮突然裂开，从中又生出了一株小小的嫩芽。嫩芽很快生长起来，缠住了他的手指。

他吓了一跳，这新生的绿色植物让他又想起了萨蒂。他突然有点后悔，她看起来和这幼芽一样幼嫩、新鲜，也许在让她走之前，他本该先碰碰她，了解一下摸她是什么感觉。

他学着萨蒂的样子叹了口气，从树上挪开了手，转身抬起腿，朝前方不怎么确信地迈了一步。

然后又是一步。又是一步。

他突然撒开步子跑了起来，黑色的发辫在脑后飞扬。他越跑越快，树木、灌木都忙不迭地为他让开了道路。从他刚刚成形的胸膛里爆发出一声欢呼。他的脚离开了地面，泥土从他指缝里落下来。风在他身后呼啸着，把他托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他欣喜若狂地大笑起来，越升越高，掠过藤蔓和树枝。他的形体越来越明晰、稳固了。动物形状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从影子里窜了出来，陪伴他飞向天空。他升到了森林上方，踩着最高的树尖，朝微白的天际、森林边缘的篝火看了一眼，有个瞬间他想去看看萨蒂，看看她是怎样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离天空这么近，现在，他在这样的高度上俯瞰着大地、河流、高山和海洋，他终于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了。

他再次快乐地大笑起来。那笑声透过云层，在遥远的地方化成阵阵闷雷，影子动物们爆发出无声的欢呼，他张开手臂迎接扑面而来的清新的风，朝等待着他的广阔世界奔去。

萨蒂的旅程还在继续。

父亲带着她和姐姐一路向东而去；他们有时乘坐车马，有时乘坐舟船涉过河流。沿路上，他们听见人们在农田边、菩提树下和火堆旁窃窃私语，讲述一个奇怪的流言。荒芜的山野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猎人。他身边跟随着数量众多的可怕怪物们，变化无常犹如阴影。猎人背着黑色弓箭，追捕鹿、山羊和野猪，也追捕山豹和狮子，村庄的孩子们有时能听到他在天空奔跑，发出的大笑像是雷声滚过天际；如果他发怒，晴好的天气突然就会变得阴云密布，雷鸣电闪，人和牲畜都会被击伤，森林也会燃起大火。

这些流言令父亲的眉头拧得越来越紧，他每天都用两块木头引火，然后向火种浇酥油，注视火焰的跳动，观察里面的征兆。于是，萨蒂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姐姐和父亲逼问她失踪在森林里的那个晚上做了什么。扎营休息的时候，父亲让萨蒂和她的姐姐在他们的营地周围画上圆圈和复杂的吉祥纹，让他们在睡眠时免遭邪恶和未知力量的侵扰。萨蒂总是很头疼这项工作，她并不擅长此道。

“如果你把玩耍的时间多用一点在学习上，你画出来的吉祥纹就不会这么糟糕。”萨蒂的姐姐塔拉说，她具有这个年龄的少女们很少能有的庄严，萨蒂惹她生气时，她眼神总是冷冰冰的。但即使这样，她还是非常美丽。

“这是因为你有赋予真实的能力。”父亲则这样对萨蒂说，“所以偿付了代价。这并没有关系。”然而他还是叹了一口气，萨蒂觉得他其实很失望。

沿路上，漫无人烟的荒原和丛林在渐渐减少，道路逐渐变得宽阔平整，村庄、寺庙和牧场一个个出现又一个个消失，然后是一座座城池，手持长戟的士兵们站在城门上注视他们的车驾通过。父亲漫不经心地赶着车驾，有时候他们会通过一道又长又黑的影子，周围的景色像水纹一样变得模糊，然后再度变得清晰，显得更加明亮鲜艳，萨蒂知道他们越过了不同世界的屏障，正在朝更高的层次走去。

终于有一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在两座雄伟的山峰之间，分隔人和神的那座四象之门出现在他们眼前。

那门建在两山之间，比山峰本身还高，凡人看不见它，就像蝼蚁难以理解高楼广厦的概念。它的影子投射在天地间，又浓重又长，即使仰着脖子拼命看，也看不到它的顶端。在门背后，云彩里露出了金色的宫殿。

“那就是天帝的都城，我们的故乡，所有天神和阿修罗的家园。”父亲说，把手放在了萨蒂的肩膀上，“永寿城。”

萨蒂抬眼望去。夜色已经垂落下来。月亮又大又明亮，就像是镶嵌在巨大的四象之门一角的珍宝。

突然间，她瞪大了眼睛。

在月亮的光辉中，有东西在飞行。那并不是鸟，不是会散花的天女，也不是强健有力的精灵药叉。那是这个世间从未见过、从未听闻过的事物。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背着又大又黑的弓，纷乱黑色发辫在空中飞扬，皮肤白得就像月色一样。他在一群影子动物的伴随下御风而行，飞翔着，鸟、狮子、雄牛、老虎、鹿和野猪、成百上千形体变幻莫测的生物，就像一群奇形怪状的黑色大鸟，他在它们的包围中看起来真是一个蛮荒之神、森林之神，一头在空中奔跑的年轻牡鹿。

“鲁奈罗。”萨蒂在心底欢欣地说。

父亲也看到了那景象，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严峻，捻着念珠的手攥紧了。

“真美啊。”萨蒂听见身后的姐姐喃喃地说。她吃了一惊，但随即就明白过来，塔拉所注视的并不是掠过天空的鲁奈罗，而是那轮银白的明月。

在空中飞行着的鲁奈罗并没有留意到地面上的人群。他和他的伙伴们朝着北方而去，很快就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那是萨蒂最后一次看到鲁奈罗。

他们在次日抵达永寿城，得到了所有天神和仙人隆重的欢迎；萨蒂的父亲达刹是位非常重要的仙人，在这世上享有盛名，深受天帝和诸神尊重。

天国的新生活令萨蒂的心澎湃起来，云上的宫殿是那么辉煌壮丽，神灵的世界是那么奇妙莫测，每朵鲜花、每滴雨露对萨蒂来说都新鲜壮观。她还年幼，而天神和仙人的岁月漫长。

隔年天帝乐园里的如意花再度开放时，她已把鲁奈罗忘记得干干净净。

鲁奈罗再次回到森林时，天帝乐园里的如意花已不知开放了几度。

每隔一段时间，他总是回到这里来。这座森林变得更加苍老，脾气也更加古怪了。鲁奈罗总是琢磨着毁掉它，可是却又有点舍不得。他毕竟是在这座森林里获得了自己的名字。那仿佛已经是难以想象的漫长时光之前的事情了。

他想那个给他起名的叫萨蒂的女孩子可能已经死了。他见过的所有生物都很短寿，特别是人类。有时候他甚至一觉醒来就会发现一个王国覆灭，新的王国在废墟上诞生。

这么想的时候，他并不怎么难过。他已经记不得萨蒂的模样了。

他向那片林中空地走去，黑色发辫在他身后飞扬。

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站在那里。

那个人穿着朱红色的衣服。鲁奈罗从来没见过那么老的人。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得像雪一样，散发出柔和的光泽，几乎要垂到地上。他全身好像都在发光，此刻万籁俱寂，仿佛即使是声音也不得不对这伟大人物表示尊崇。

鲁奈罗停住了脚步。“你是谁？”他问。他的伙伴们全都吓得缩到了他影子里一动不动。

“我是梵天。”那个老人说，“我是创造之神。”

“我是……”鲁奈罗挠了挠头，“我是猎人。”

梵天点点头，露出一个微笑。“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也是最古老的一个。”

“‘我们’？‘我们’是指谁？”

“‘我们’，也就是指我。阿特曼。唯一实在。大梵，至尊人格首神。”

“我听不懂。”

“没关系。达刹告诉我，他看见你已经成形，因此我们来找你。我们听到了关于你的许多事情。我们听说你在荒野里狩猎，用雷电和瘟疫伤害人畜，也用草药给他们治病。”

“是呀。”鲁奈罗说，“这又怎么了？”

“你叫什么名字？”

“鲁奈罗。”

“咆哮者，荒神，畏怖之神。好名字。”老人叹了一口气，“谁给你这个名字的？”

鲁奈罗想说萨蒂。但不知道为什么，话到口边，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撒了个谎：“我不记得了。”

老人清澈的眼睛注视着鲁奈罗。“这不好。创世之时，语言塑造了世界，因此名字是充满力量的。给你名字的人等同于你的父母。如果他是男性，那就是你的父亲。如果她是女性，那就是你的母亲。”

“是吗？”鲁奈罗瞪大了眼睛。“可我想给我起名字的人大概已经死了。”

老人笑了。“那就算了。但你不应当再叫鲁奈罗。”

“为什么？你不也说这是一个好名字吗？”

“一个好名字，但并不是合适的名字。”老人说，“你听到过那些献给你的祈祷吗？”

鲁奈罗点点头。就和很早很早之前、他还没有形体时一样，那些祈祷无时无刻不回荡在他耳边。

——请不要伤害我们。

——请保护我们。

——请不要发怒。

——请带给我们力量和幸福。

不过鲁奈罗并不经常理会这些祈祷。

“人们非常惧怕你，因为你为他们带来恐惧和痛苦。”老人说。

“这不好吗？”

“当然不好。你知道何为善恶，何为正法与非正法？”

鲁奈罗摇了摇头。一直以来，他只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你应当知道。”老人轻轻地叹气。“这世界的基础是由善恶与正法构成的法则，

所以，鲁奈罗这个名字并不合适你。因为它的意思非常暴戾，就像现在的你一样。如果你继续用这个名字，会变得越来越野性，不受法则的约束。我会给你另外一个名字。这今后，人们将用这名字来称呼你，对你祈祷，向你说出他们的愿望，而你的本能就是满足那些愿望，给予人们恩惠，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他朝鲁奈罗走去。有一刻，鲁奈罗只想拔足逃走。他喜欢鲁奈罗这个名字，不想失去它。但是梵天越走越近，鲁奈罗发现自己完全没法动弹。

“你最古老，也最年轻，你既有为善的意志，又有作恶的意志，拥有我们之中也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巨大威力。我已经为你预留了居住之地——心，感觉，生命的气息，天空，火焰，水，泥土，太阳，月亮和苦行。就像你降下雷火，焚烧荒野，令灰烬中生出幼芽，你的使命就是毁灭和新生。因此，你不可在心中怀着愤怒，不可以变得残暴，不可以行暴戾及非正法之事。”老人走到了鲁奈罗面前，把手放在他额头上。鲁奈罗觉得额头好像要裂开了，痛得几乎想要大叫，可是却叫不出声音。

“因为你是破坏者、杀戮者、破魔者、复仇者、毁灭者，所以，你应当得名湿婆。”

老人的话刚一出口，鲁奈罗的形体就像风吹散的灰尘般粉碎了。

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好像倒在水中化开的墨汁又凝聚在一起，被粉碎的形体转眼再度凝聚到了一起。

——现在，他已经重生。

他变得和梵天一样高，样子也有些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变化，他的黑弓变成了一条蛇，盘在他的肩膀上，咝咝地吐着蛇信。

梵天把手从他的额头上拿开，注视着他。

“湿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问梵天。在他的前额上睁开了第三只眼睛，血红色的视线注视着苍老的创造之神。

梵天微笑了，看着刚刚被自己赋予名字、成为自己孩子的年轻神祇。

“意即慈悲。”

Sanjeevini 禁咒篇

暴雨席卷了天地。

男人跪在雨中。在他面前的那坛祭火在暴雨里熊熊燃烧着，焰舌翻卷出绚丽凄绝的颜色。

远远地，在榕树下，女人拉起了树皮衣，徒劳地遮挡在头上。雨化开了眼影，她面颊上流着两道黑色的泪水。她看着跪在雨中的男人。

火焰突然窜起来，跳得很高。

—你明白自己在祈求什么吗？火焰里的声音问。

男人猛然把头叩到地上，大声地回答道：“我非常明白！”

他抬起脸，注视着祭火。

“我要的是起死回生的力量。”

仙人之女萨蒂的家庭分成两个国度。死的国度和活的国度。

父亲的疆域属于死的国度。在完成所有的祭祀仪式后，他必然会独自退到房里，和离世很久的妻子进行“灵魂和心灵的对话”，要么就是不厌其烦地阅读那些冗长的经典。经典枯黄陈旧，用已经死去很久的贝叶^①写成，因此萨蒂认为这部分也是属于死亡的。

活的国度则由萨蒂的姐姐塔拉统御。这个家庭里没有主母，塔拉一个人担负起了管理土地、照看家畜、清洁、纺织和劳作的全部责任，她像一只忙碌的蜂鸟一样整日飞进飞出。换做是其他年轻姑娘，在这种重负下青春的活力会迅速流逝，变得已婚妇人一般平庸可亲，可是塔拉完全无须青春为她的美貌添彩，她像时间推动世界一样无情地推动着这个家庭的生存，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让她像个皇后一样越发高傲。

而萨蒂自己则生活在父亲的死亡国度和塔拉的生存国度之间，因为她每天的工作就是陪伴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疯公主舍衍蒂是天帝的女儿。她曾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偷偷溜出永寿之城，在没有得到父母和师尊允许的情况下和一个男人私奔了，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天帝有太多女儿，多到自己都搞不清数目的地步，失去一个并不值得痛心疾首；要是舍衍蒂只是就此消失，那没什么大不了。真正令天帝感到尴尬的是十年后舍衍蒂竟然再度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归来，倒在宫殿外，并且还挺着一个大肚子。

孩子没能保住，舍衍蒂脑子里的理智也是。感到脸面丧尽的天帝没让她再进自己的家门。

萨蒂的父亲达刹仙人收留了舍衍蒂，这不是出于同情，让一个神志失常的公主喃喃自语地在街道上徘徊会是整个永寿城的耻辱。

^①贝叶：贝多罗树的树叶，晒干裁剪后可供书写，印度、东南亚和西藏的许多文献都是以贝叶书写的。

父亲把舍衍蒂带进门，而塔拉则把照顾舍衍蒂的任务交给了萨蒂。

“为什么要我去照顾她？”萨蒂说，“家里还有迦雅姆妈和霞光女呀！”

“多做一些事情能让你懂点事。”塔拉说。

“我不干。人们都说她脑子糊涂了，连自己的父母姐妹都认不出来。”

“她身体很弱。你要记得替她梳洗打扮，负责让她吃饭。”

“塔拉，我不愿意！她私自结婚又被抛弃，挨近她的人都要倒霉的！”

“如果她睡着了，或者躺着啥也不干，你可以帮父亲装订贝叶经，或是练习一下你糟糕的央特罗吉祥纹。”

“我不干！有的疯子是会咬人的。”

塔拉突然一下子把萨蒂的手拉了过来，在她手背上又快又熟稳地画了一个复杂的央特罗^①。

萨蒂抚着被姐姐捏得生痛的手，问：“这是什么？”

“不会让你被她咬的符咒。”塔拉干巴巴地说，“现在，你去照看舍衍蒂吧。”

萨蒂走进舍衍蒂的房间时沮丧又伤心，她和塔拉的战争总是以这种屈辱惨败的方式结束。

舍衍蒂躺在卧榻上，面朝着窗外。萨蒂站住了，害怕地瞅着那个纤细的背影。

“舍衍蒂？”她说。

疯公主一动不动，凝视着窗外。

萨蒂坐到房间角落的软垫上，把脸埋进胳膊里。

卧榻上的人又动了一动，伴随着衣服沙沙的轻响坐起身，赤着脚走下地来。

突然之间，一双细软又温暖的手罩在了萨蒂头上，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萨蒂抬头看。疯公主舍衍蒂正在低头看着她，眼睛睁得大大的。

在早晨的阳光里，这个前公主像个还未醒来的梦幻，她是那么美丽，那双漂亮的褐绿色眼睛明亮得有点让人害怕，仿佛在问萨蒂什么事不开心了。

萨蒂张大了嘴巴。半天她才想起来该要问候对方。

“愿……愿您吉祥如意！”她说，“我是达刹之女萨蒂……父亲和姐姐让我来照顾你。”

舍衍蒂突然撒开手，走回到窗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舒适地眯起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哼唱起一首温柔的情歌，神情甜蜜，像是一个热恋中的女人。

萨蒂松了一口气。“她果然还是疯子。”她想。

萨蒂在闲暇时间里与一群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友为伴。她们大多是大仙人或天神的女儿，整日在天帝的欢喜林里游戏、学习乐器、唱歌和跳舞，替导师或是父亲兄长捕捉那些长着翅膀、在空气里四处飞翔的旋律，或者摆出各路神仙和王公贵族的画像，

^①央特罗：意为器具或用于限制维系的器具，指有法力的几何图案和纹路。

讨论自己将来会嫁给其中的哪一位。从容貌到品性，萨蒂都没有成为异类的特质，因而得以与女孩们相处融洽。

当时女孩们中流行一个古老的游戏，在黑半月第八日的晚上，弦月升上天空之时，把俱舍草^①烧成灰烬，和奢弥草的草叶混在一起，加上阿罗歌花上采摘的露水，抹在眼皮和眉间，睡在月光下，爱情和婚姻的征兆就会出现在梦中。有人会梦到珍宝和国王灌顶^②用的水罐，预示自己未来的丈夫将会是君主。有人梦见俱舍草和经卷，预示将会嫁给仙人。也有人会梦到凄凉的水潭和荒原，预示不妙的凄惨未来。这些征兆据说准确无比，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

萨蒂也参与了这个游戏。但她没有梦见圣线、经卷和水罐。她的梦是一片红色。山在血色的天空中飞行，江河逆流，海洋蒸发，石头和影子站起来叫喊，没有脸的红衣女人替她梳妆打扮，一条只有骨架的龙从她头顶飞过，一个满头白发、容貌可怕、眼睛滴血、骨瘦如柴的女人伸出细瘦的胳膊，对她说：“你的爱人属于我。”她被扔进一条充斥着血和火的河流，有两个看不见面貌的男人撕扯她的皮肉，直到她身体的一半都成为骷髅。

萨蒂尖叫着从梦中醒来，魂不附体，全身都在颤抖，银白的月光清凉温柔地抚慰她的肌肤，她注视着它，长久长久才再次平静下来。她下定决心再也不做那个游戏了。

“这一点也不准。”她想。

第二天，同伴们问萨蒂梦到了什么，她说她梦见圣线和水罐。这表示着她会嫁给一个大德的婆罗门^③，生下聪慧博学的孩子。这是个挺吉祥也挺普通的征兆，大家都恭喜她，然后兴趣缺缺地开始转而谈论其他话题。一个穿着碧绿衣裙的少女走近了萨蒂。

“达刹之女，听说你们家收留了舍衍蒂？”她问。

“是啊。”萨蒂回答，感到有点惊讶。对方是众神导师祭主的女儿伽罗婆提，聪明伶俐，有副非常美妙的歌喉，她们平日并不相熟。

“我听说她完全没有头脑了，像个动物一样。”伽罗婆提说，“是这样吗？”

“嗯，也不全是……”

“我觉得她很可怜的。”一个长着一张圆嘟嘟小粉脸的少女在一旁怯生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是海神伐楼那的养女拉克什米。

“那是她活该。”另外一个紫衣服的少女插了进来。她是天帝的另外一个女儿提婆雅尼，舍衍蒂的妹妹。她显得很气恼，和舍衍蒂有同一个父亲叫她觉得很丢脸。

“她现在是不是见人就咬，像狗一样？”伽罗婆提问。

萨蒂下意识地摸了摸手上的吉祥纹。“不。她不咬人的。”

①俱舍草：羽穗草的根茎，印度人认为这种草是吉祥圣洁的，常用于祭祀和宗教事务中。

②灌顶：国王即位的仪式之一。

③婆罗门：僧侣和学者阶层，是地位最高的阶层，以举办祭祀、教育、书写、占卜、提供天文地理知识为职业。